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三　史部

臣永瑢恭校

編修臣裘謙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范鳴謙

欽定四庫全書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三

硃批鄂爾泰奏摺

雍正五年正月二十五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恭請

皇上聖安

朕躬甚安自去冬以来外緣順序身體更覺好都中内

外情形一切平静卿好麽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事雍正五年正月十七日臣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賫回

欽賜臣貂冠一頂四團龍補服一領龍袍一襲

御書福字一幅對聯一副并蘋果文旦甜橙廣橙福橘

三箱哈密瓜二箇鹿尾鹿肉樹雞關東魚四簍湯

羊一隻到滇臣隨率同在省文武官員郊迎至署

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祇領訖敬啓恭請

聖安一摺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今歲更覺健旺皆

皇考在天之靈賜佑之所致冬至前後三天大雪盈尺朕

甚欣幸特諭以慰卿懷欽此及遍諭

硃批望臣最切勉臣甚至數復之餘不能仰視伏惟

聖祖之默佑實

皇天之照鑒而至誠之感通千里萬里有如響應若賢若愚均被鈞陶此則

聖主之所獨契而凡具心性者之所知奮知愧而且感且泣者也念臣身遭

異數無有倫比午夜捫心實慚不稱乃復邀

殊典賜龍補龍袍跪捧之下益深惶悚自顧何人敢當

茲非分謹什襲供奉并

御書各珍器永為傳家世寶俾子子孫孫共覩
覽御奏謝知道了
寵光各思捐糜以補臣之不逮至於臣激切微忱瞻依
君臣之情必至如此方是其感而
寸心感頌之詞實不能著一語惟有凜遵
不應者朕實不解
勉之勉之以副朕意
慈訓加意調攝乘時節養保此肉軀竭此血誠以仰副
慈父委任期望矜恤憐憫之至意更祈
不妨莫為朕過慮實實從容料理精神飲食實加
聖躬少就暇豫勿過於任勞臣讀至又係燈下字墮淚
倍矣燈下字之諭以日間亦實無暇朕立志以勤先天
披覽等字氣咽涕垂無以自處此生此世實不能
下凡大小臣工奏摺悉皆手批外人亦不信至於日間
答報涓埃矣除繕疏奏

廷臣之面奏摺奏者甚繁心緒亦不靜不如𤍠下可得謝外謹繕摺齎

如意大槩外來奏摺晚批者十居八九此摺亦係燈下

奏恭謝

所批朕從幼夜間精神更好非出勉強也朕再不忍欺

聖恩伏乞

卿可釋此念一些不必為朕憂心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恭報雨雪事竊以滇城氣候四時相近伏不言

暑臘不知寒三冬之雪尤不多得仰賴我
聖主軫念民依遠邇一視
躬耕祈穀報禱勸農以先天下達於海寓
仁孝誠敬
上天鑒之自郊畿之近訖萬里之遥無不丕應如響隨聲
今
京師大雪盈尺而滇中之雪亦前所希有冬至前後
時氣甚正水能結冰自二十二二十三日為始前

後雪約可數寸城外較大各郡縣所報不一大槩得雪處多十二月初十日雪勢尤溥遍及滇黔是日臣正由威寧行八十里至黑石頭地方駐劄帳房次早布帷乍啓雪盈半尺詢之滇省亦復不減總計數月以来天氣雖多晴和而風雨惟時可稱調順正月二十三日春膏竟日田疇霑足現在蠶豆已收麥苗盡茂不獨夏熟可望豐登即秋成亦應占大有謹附摺

奏仰紓

聖懷臣謹

奏

深慰朕遠念卿具此丹誠再無不感格

上蒼垂鑒

聖祖慈佑之理都中今春雨雪亦邀數次浩蕩之

恩澤矣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候補通判臣管旃一摺荷蒙

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條奏內除勾去一條或有可採擇之處發來卿

看欽此臣謹據愚見備悉陳之

一漢姦宜禁一條查邉境逞兇莫如頑苗而頑苗

肆惡專仗漢姦此兩省文武所共知而臣於長

寨一案已痛切言之盡法處之但苗之族類甚

繁凡黔粵四川邊界所在皆有今安設營汛兵苗錯處之地雖不能禁漢民之不相往來而封殺之風自可少息其餘無營汛之寨專屬苗夷聚處原不應許漢民雜居多借貿易之名巧為勾通之計自宜嚴行禁止立為條約遍告漢夷夷民毋得容留漢民毋得擅入況保甲之法已行則鄉保頭人自應稽查地方隣佑自應首告使皆各有責成違者並坐而流官土司亦各定

考成舊議以拏獲川販十五名准予紀録一次夫川販漢奸潛匿兇寨非動官兵難以擒拏又各分巢穴并非聚集一處則以一時獲十五名此最難之事即或前後合算能拏獲者或不止十五名然多由外結並不報部故雖有鼓勵之典而踴躍效力之員甚少臣請嗣後凡有擒獲川販漢姦審明實有通同苗夷刦殺案件每擒獲一起即詳加紀録一次一切刦殺等事俱不

得外結有能告首川販漢姦情實罪當者其應加紀録之官每獲一人賞出首人銀五兩但不得挾讐射利如虛反坐將不待三年而川販漢姦或可絶跡矣

甚合情理諸苗事宜料理有頭緒時不論何事內附便題來

一藥箭宜禁一條臣查兇苗所恃惟有兇器臣自親行長寨已將定廣各寨兇器查繳無餘仿行通省自可漸及但查內地熟苗收繳頗易邊地生苗查繳甚難若盡收熟苗之器械必或轉受生

苗之摧殘肘外侮之來反無以抵禦又不可不是極慎今擬嚴定規條通行各屬一切兵器只許收藏在家以防盜賊凡白晝出門者概不許携帶其有萬不得已事必欲夜行携帶兵器者先通知鄉保頭人告以欲往某處携帶何器何時回家鄉約給以圖書號票所過共幾塘汛則給以幾號票每一塘汛盤驗放行收票登簿每月終鄉保至塘汛查對凡有白晝擅帶兵器及夜行

無號票帶兵器者塘汛擒獲即行稟報以盜賊論倘有不行稟報者即一同治罪如此則兵器
此亦無可奈何之一著耳繁難
雖不收繳與收繳同但須文武各員奉行嚴明庶能有濟至於箭藥多自川粤來現已嚴示并密訪飭拏其拏白放黑之說臣自受事後即行嚴禁犯者懲以重法今此風雖少減尚未能盡淨總俟兇惡土司土目盡情懲創一歸法度後則此患可絶若不治其本縱時加剪伐恐旋除

旋長終非遠計也

一倉貯宜穀一條臣查積貯之法穀原勝米然實心任事存乎其人不但存七糶三可以長行即青黄不接之時減價多糶俟秋成買補既可推陳納新並可歲增餘息則倉廪日盈災荒無慮豈不更善然每見一經官糶則徒飽吏胥民不沾恩輕斗糶出重斗糴入官減價而民未受減價之利官買穀而民實受買穀之害此弊江浙直省皆然

為甚雲貴亦然臣自涖滇以來凡銀折印借民欠勢壓等弊皆漸次禁止其有虧短各屬盡勒限完補踰限不完者即措名

題叅今已各知警惕努力急公至於米應易穀雖經通行現在猶未能畫一應俟各倉清楚後少待秋成則一轉移間糧務可以就緒矣

是

一黔省鼓鑄一條臣查黔省地方地瘠民貧故分毫出入必須較量輕戥潮銀所在通行若換制

錢必先加戥折色甚以為苦況兇苗雜錯見財
即殺人往来行客尤未便帶錢故鼓鑄之議不
果行至於黔省產銅原不止威寧一府即不須
運雲南銅亦可以供鑄但開採礦廠動聚千萬
人油米等項定須預籌若少不接濟則商無多
息民累貴食一旦封閉而衆無所歸則結夥為
盜入寨為姦誠不可不慎也據　臣愚見必先開
墾田畝多積稻糧則油米價賤開採不難而銅
便價賤聚集人衆亦當

詳審而為之

課既多錢本不重然後開局鼓鑄官私通行則錢可當銀民自樂利庶幾可以行遠為現今計似猶未敢輕議也

一書辦擬批宜行禁止一條　臣查書辦擬批原係錮習緣上下文移非吏不諳是否定例非吏不熟故官不親理固全憑乎吏官即親理亦半恃乎吏江浙固甚黔省亦未能盡除殊不知吏等辦事則識見卑吏等見利則眼孔甚小但知

惟利是圖則亦何事非弊縱有精明之官能自作主而蠹胥姦巧窺官之意指乘官之懈怠援例揆情言之確鑿鮮有不為所愚者該通判不准書辦擬批之請固亦清弊之一端但官無識力或少精勤則內幕代勞之說其弊實與書辦擬批等此誠居官之大戒尤宜痛懲者也總之能此者幾幾事無巨細務宜親看查倒查案原應分任或平或反斷須自主惟據理按律竭力盡心俾胸中

不執一成見自權度不至於大差至於才具庸
情原不能自辦操守貪鄙原不肯公辦者其弊
是極通極總之有治人無治法
又不止於衙書買缺家人賣票矣謹據愚見逐
條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貴州安籠鎮總兵官臣蔡成貴一摺荷蒙

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事如何應行與否所奏是與不是定議奏聞應

具題作卿主意具題欽此臣按廣西西隆州古障地

方土目王尚義等一條細查舊案係貴州普安州

捧鮓地方苗目阿九等與王尚義等歷年互爭歪

染烏舍壩犁魯磔等寨於雍正二年正月控告焚擄無休兩年以來自前督臣高其倬并貴州撫提鎮諸臣移行粵省撫提諸臣屢經咨催即何世璂到任後咨檄交馳無如西隆地因煙瘴該牧寄寓省城一歲中惟冬季暫駐其地而一切催徵事務又復倥偬遂至任催罔應則愆期之咎多在粵省

今准部咨奉

旨令臣與何世璂委大員會勘隨經委貴西道吳應龍

前往并咨催粵撫遴委大員速集會審俟審定詳
報到日臣等再當會議竊思隣邉地方苗民雜處
搶擄為常刦奪不已姑息因循釀成此習其故多
由外結此至當不易之論臣經將分别流土考成
使各有專責不致互相推諉遲延不結之處繕摺
具
奏業奉
聖旨諭部議覆在案至於黔粵之交原有大江為界祇

因犬牙相錯以致彼此紛爭今若劃江而理江以南屬之粵江以北屬之黔則界限井然防守稽察皆易為力庶幾兩省之紛爭永絶又不獨完結目前案件也其貴州普安州屬黄草壩地方請添設文員一條臣查此地民苗雜處距州二百四十里止有安籠鎮分防之遊擊一員一切地方事務並無文員管理而武職又不敢違例干預今請添設文員事屬應行但黄草壩地僻民貧養廉無出若

後有諭

添設廳員無論庸鄙者不能相安即清介者亦難以自給據臣愚見或改歸安籠廳管轄則事簡原可分理或於普安州增設州同一員移駐其地則上下公私猶易安置臣緣未經親履其地不敢冒昧定議已密委員將應分撥黃草壩所屬疆界田畝戶口人丁并與安籠廳道路遠近等項確細查報一俟覆到再當斟酌具題至於安籠鎮臣蔡成貴臣雖未見其人然訪問政

是

覽

聲操守清白辦事亦盡心雖不無過當處實係好
官所稱調任通判金璜薄有才具堪備驅策然自
知道了朕尚未見此人
世故中學來根柢處却未能堅實也合併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前卿奏泗城土府一事請朕密諭廣西預備之摺朕便
錄與韓良輔諭令準備伊回奏許多識見淺鄙之閒論

二年韓良輔亦曾奏過此事今奏與前意不符或其間有賄求之弊朕稍疑馬伊奏欲親至滇省與卿面商朕已有旨命李紱同韓良輔前来卿等可將三省交界一切事宜講明齊心料理方於地方有益若事不畫一恐難措辦並有旨若有用兵處粵省撫提鎮命卿節制矣卿可悉心籌畫俟伊二人到来將此定界一事一併合議具奏

同日又

奏為欽遵

聖諭事竊烏蒙一事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再經摺

奏自臣委遊擊張鶴與投誠土弁祿鼎坤前往烏蒙

諭革職土府祿萬鍾赴審去後續據鈔呈祿萬鍾

奉有川督臣岳鍾琪印牌調烏蒙土兵五千名協

勦涼山效力贖罪求寬期赴審隨據威寧鎮總兵

臣孫士魁遊擊哈元生知府楊永斌稱有四川永

寧千總孟如林云奉川督臣印牌准調土兵效力贖罪是實竊按改流之事臣初意原欲緩圖緣岳鍾琪既將禄萬鍾等請

旨革職與臣會審復札致到臣謂將来抗不服拘囑為運籌預定共圖厥成則係奉

旨欽件又自不容少緩為川省計惟有密檄營汎各路預防一面密咨會臣一面委員直至烏蒙摘印提審如或順来則按罪定擬倘行抗違則合兵擒勦

國體所關名正言順似無庸再計臣愚兩月以來仰

賴

聖主仁威招致祿鼎坤来歸宣慰夷衆渙散夷兵即土

府母子亦屢欲投獻事已垂成乃祿萬鍾忽接該

總督撥兵印牌見無革職會審字樣而烏蒙主文

劉建隆楊阿台等鎮雄范掌案紐紐巴等遂有革

職並無明文提審亦無員到我們自屬四川等語

臣料岳鍾琪此舉雖係掉虎離山欲先奪其巢穴

以便改流之計殊不思祿萬鍾即出界劉建隆楊阿台必不肯出界即使劉建隆等一同出界遵調效力則既許以贖罪勢難再行問罪若竟行寬免是特參革職請

旨會審之案難以了結如仍行究治則失信於夷人所關更大臣雖未准移知不敢不愈加慎重以謀萬全隨一面將辦理情形備細移知川省諸臣并切札飛遞一面密交總兵劉起元并各將弁俱限於

十二月二十五日各自營起程二十七日各駐劄所指汛地相機行事徑取土府臣隨自東川起程於本月二十九日回署示以緩勢以安夷心續據各員禀報自臣回署之後漢奸劉建隆楊阿台等每日計議整點夷兵潛窺内地且有鎮雄之范掌案紐紐巴等前往協助帶領二千餘人來攻魯甸又有一千餘人圍繞後山欲殺歸滇之禄鼎坤以堅衆志時左協遊擊張鶴已駐魯甸隨分撥弁兵

與祿鼎坤帶領土兵三千餘人由山坳往迎夷賊
聞四山礮聲齊起知官兵已到衆始潰散總兵臣
劉起元亦抵魯甸檄令遊擊張鶴及威寧遊擊哈
元生知府楊永斌等一面整兵一面招撫直進烏
蒙而烏蒙各寨頭目等沿途投誠者前後已三千
餘户相約剃頭者無算各為宣揚
聖德播告
天威給以安插告示賞以銀牌紬緞布疋羊酒等物一

時懽聲雷動賊等見大勢已去計無所施而烏蒙之劉建隆楊阿台鎮雄之范掌案紐紐巴等遂將萬鍾母子簇擁上馬并男婦數百名口馬匹財物盡行搬運而去又逼勒烏民相隨從行有行不數里或數十里逃回者甚衆是時遊擊張鶴哈元生知府楊永斌等既駐劄土府隨將烏蒙倉庫錢糧户口什物等件眼同祿鼎坤逐一查勘只餘鎗礮弩弓等件並無多物當即封固仍交看管而總兵

劉起元亦於正月初二日帶兵抵烏隨分撥兵丁跟踪祿萬鍾等去路續據尋霑營守備朱廷貴并祿鼎坤等行至戈奎河拏獲李三阿固二人手持漢夷兩書稱係鎮雄土府隴慶侯與祿萬鍾書內有雲貴即有毒意岳公爺自為作主我們自然来鹽井渡相會等語於是各將於老李渡鹽井渡米鐵女白迭大關寋等處分兵追擒據報獲有劉建隆妻女等共八人業交威寧府收禁臣看得烏蒙

鎮雄互相朋比脣齒為姦今烏蒙已遁土府一空土地人民盡皆内附勢如釜魚籠雀安所脫逃而鎮雄怙惡不悛土府隴慶侯年纔十五皆由范掌案紐紐巴等為之主使又有胞叔隴聯星為之養姦臣於進兵烏蒙時即令取道鎮雄以懾其膽又咨令威寧鎮臣孫士魁知府楊永斌誘致聯星聯星自知服罪歸命軍前願求效力兩土府山川形勢俱能熟諳不獨為鎮雄前導并願為烏蒙前驅

臣以鎮雄之有聨星亦猶烏蒙之有鼎坤姑令善
為羈縻鎮雄之勢又已分其大半復嚴飭各將并
咨致提臣楊天縱調撥健兵一同會勦俟慶侯擒
獲則萬鍾愈孤即奔命入川實自投羅網檄札纔
行後扵正月十四日接到岳鍾琪来札具言給牌
之意原以烏蒙負凉山為嵎故特差員假調兵為
名借以踏勘其通凉山之路凉山平則後路絶不
妨少待俟凉山事竣即訂期並進先奪其巢穴等

語十八日又接来咨已令遵義協副將張玉帶領
官兵一千五百名前来聽候調遣川撫臣馬會伯
来札亦稱共調漢土兵三千名前来等語總俟川
省官兵一到或授意誘擒或勒兵立勦維今之計
須先制隴慶侯後及祿萬鍾以烏蒙已窮鎮雄未
艾先難後易一舉兩得料此二兇皆可計日成擒
無煩
聖慮在臣與岳鍾琪凛遵和衷辦理務出萬全之

明諭兩地一心原無同異緣岳鍾琪遠駐陜省難知虛實不得不少有遲迴臣以身經其地親見事機不敢不勉效神速總期寧謐邉方何分彼此疆界謹將現在情事據實奏
聞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謹
奏
所奏知道了祿萬鍾已投到川省岳鍾琪即奏聞欲問

罪正法改土歸流朕已批諭審明定案一面奏聞一面

解送與卿明白雲貴未了案件後方可定擬連奏有二

摺待回繳時將朕批諭隨便發来卿可密觀便知朕辦

事之道理矣此事在岳鍾琪畧務巧些彼意以凉山晃

山之事不就烏蒙未能輕了見卿調撥神速似少有怪

意但皆存為國效力之心即便爭功亦屬快事朕亦欣

悦嘉之耳内外大臣但患不爭功也戲筆

雍正五年二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等謹

奏為奏

聞事雍正五年正月二十六日據者樂甸辦事遊擊楊

國華報稱雍正五年正月十九日據塘兵報稱鎮

沅夷猓不知何故鼓譟哭於正月十七日四更時

候聚衆數百人將衙門放火焚燒威遠同知劉洪

度已被害防汛兵少不能彈壓乞發官兵星速前

来免致猖獗等語又據附近文武各員報同前事

臣隨一面移咨提臣郝玉麟一面飛調元江協副

將張應宗新𥫗營叅將曹登雲景蒙營叅將李登科各領官兵星速前往并照會臨元鎮總兵官孫弘本酌帶本標官兵親赴鎮沅確查起釁實情相機勦撫去後又據景蒙營叅將李登科禀稱據普威營分防把總何遇奇報稱正月二十三日據鎮沅各夷等訴稱鎮沅府地方自雍正四年六月改土歸流百姓無不傾心悅服不意劉太爺家人踢打人民苛索銀兩今日要草料明日要柴薪終朝

若打每日謝銀三四五錢不等哀求纔罷故此我們急了纔將衙門焚燒並無别念懇祈轉報賞行安撫等因卑職已發示曉諭再相機行事等語臣等查得鎮沅土府自改土歸流已經八月夷民帖服並無異議即刀瀚親支兇惡頭目心懷不甘亦未露形跡至威遠猓黑一種從不耕種兼無房舍棲止專以打牲刦擄為生現有命案檄令緝拏歲内已據劉洪度報明殺死猓黑一名拏獲五名於

鎮沅府監禁在案此案事由或有以激變或相約復仇俱未可定除俟文武委員確查起釁情由并不法罪狀具報到日另疏

題報外合先繕摺差齎標千總裴弘道撫標把總常文芳齎馳奏

裴弘道漢仗平常人甚明白伊自奏年已將滿若有可取具題留用若不及則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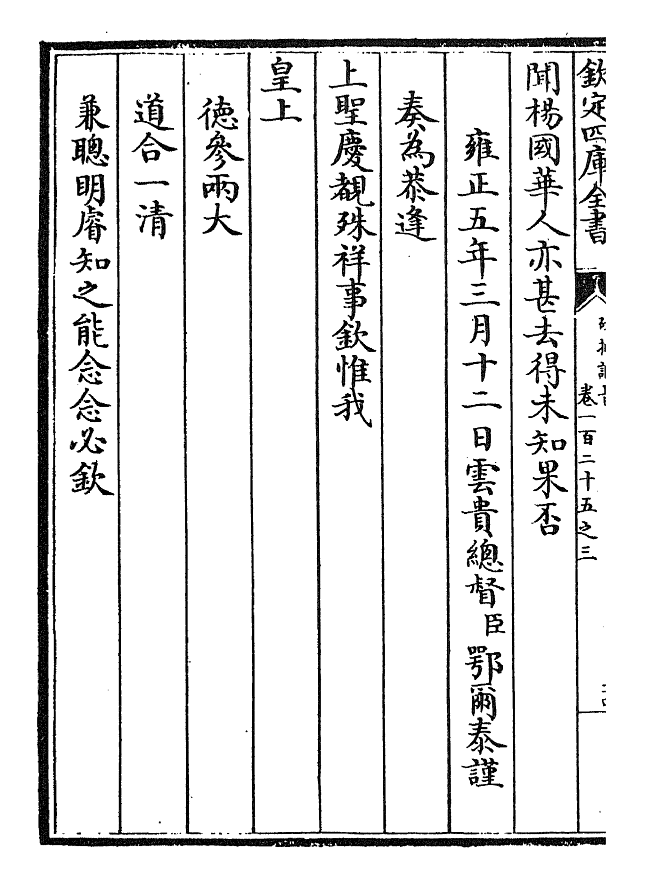
聞伏乞

皇上睿鑒臣謹

奏

據理而論激復二種情由皆有朕前有旨著嚴苗猓黎夷之處分岳鍾琪奏摺内已兩次批諭改土歸流固係美事然必委用得人不令野愚小民有避溺投火之想方保永安長治如謂兵威震懾之時視如禽獸任意凌虐苛求若令一思故主所關甚鉅等語矣觀此劉洪度必有自取死之道但傷及許多兵民朕心深為惻然當此振作之初必酌中料理踈而不漏方好全頼卿措置得宜料卿自無過不及之慮也題到自有旨

烏蒙鎮雄一奏摺留中此事岳鍾琪少務巧些朕不甚取此事俟題到自另有旨如川貴畏難隱諱之處當移知岳鍾琪不可回護哈元生前取仲苗赫赫有名今烏蒙所效之力實出格外具疏時可一一申明若有副將缺或叅將缺當引旨題用此番進取烏蒙官弁俱甚屬可嘉題到朕自加恩議敘祿鼎坤不料如此改面革心非但贖罪兼當論功可著實設法安插令出望外以勸將來事雖就緒善後務要得人卿詳細慎重籌畫可也



聞楊國華人亦甚去得未知果否

雍正五年三月十二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謹

奏為恭逢

上聖慶覩殊祥事欽惟我

皇上

德參兩大

道合一清

兼聰明睿知之能念念必欽

天法

祖

綜激濁揚清之用事事皆主敬推誠惟其上下同流

諸祥於焉畢致亦且神人交洽百物為之呈奇蓋

自

御極以來時聞嘉徵屢告日月合璧五星連珠早識

天心之協應蓍草叢生嘉禾九穗更知

地祇之效靈若夫黃河之水千年一清史冊所傳亘古罕

見者也臣謹按京房傳曰河水清天下平又按易乾鑿度曰天降嘉應河水先清又按王子年拾遺記曰黄河千年一清至聖之君以為大瑞此皆論其理不能實舉其事即隆盛之代間或一見不過逾時逾刻之頃一州一邑之地今閱邸鈔於雍正四年十二月十六日為始上自河南下迄淮徐河水澄清地逾二千餘里期歷二十餘日自古迄今曾未之前聞臣在萬里之外聞茲上瑞懽忻之餘

倍切感激蓋河源發自天上見於崑崙之山鍾於星宿之海入於龍門積石之地遍於雍兾豫兖徐揚之間其源流爲最長其支派爲最盛其性得中故黃流浩瀚其蓄至厚故濁浪奔騰而欲求其清波澄澈輝映千里勢必不能惟我

皇上聖聖相承知淵源之有本謙謙益著信德業之彌

光亦保亦臨時凛

上蒼之鑒致誠致慤常懷

聖祖之憑析理如日月常懸無微不燭鏡物似冰霜四映何地弗瑩故瑞氣所覘遂現澄清之象而渣滓盡去乃顯河伯之神此皆
皇上本其誠孝之符致此清明之驗臣等遭逢
聖世遺遇
鴻庥思登畔岸而未能惟切冰淵以自礪顧復荷蒙
聖主巍巍不與蕩蕩難名用錫福於臣工大沛
恩於中外各加一級言嘉庶職之励勷伏念

九重實冀羣工之洗滌藉使黄河如帶惟期清白常存

乃知

聖德同

天正是太空不有益信

福如川至同頌九如竊願臣效華封申歌三祝誦及

河喬嶽欣聞百神之懷柔念維清緝熙仰紹

二祖之勳烈益誠無不動憂勤即是嘉徵感而遂通儆惕

長符瑞應矣臣爾泰無任踴躍懽忭之至除俟接

准部文恭疏奏

賀外謹

奏以

聞

向来朕不深信史冊所載此事不料見於今日朕實惶愧而不敢當益凛敬畏之心發乎至誠惟與卿等竭力

黽勉利益蒼生

社稷以答

上蒼之格外垂恩

聖祖皇考之賜佑耳

同日又

奏為恭謝

聖恩并陳愚悃事雍正五年三月初一日 臣齋摺家奴

蒙

恩賞給驛馬齎回

御賜臣松糕一匣茶糕一匣酥食一匣燻猪風羊肉一

簍抵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謹啓摺扣荷蒙
硃批朕躬甚安自去冬以来外緣順序身體更覺好都
中内外情形一切平靜卿好麼欽此恭惟我
皇上聖敬日躋乾行不息本憂勤惕厲之思為仁育義
正之治内外平靜遠邇攸同都中情形自可想見
獨念萬幾就理

聖躬過勞萬里臣心時切徽慮茲屢奉

硃批健旺安好實不勝懽忭此固上瑞所從来諸祥之

符驗也及遍誦

硃批臣不敢卒讀不能仰視惟有對

天指日矢此血誠以自免悖負感謝謙抑之詞亦並不能

著一語更念臣自覲

天顔已逾一載回憶

陛辭之日我

慈父眷顧矜憐時宛在心目俯首淚垂現今地方事務
止鎮沅威遠尚未寧帖烏蒙鎮雄正須料理計遲
至四月俱可完畢此外田畝礦廠各件業已遴委
分理彙報總核亦可無悞懇請
聖恩俯鑒愚悃准臣於八月末旬起程於十月中旬抵
京俾得隨在廷諸臣慶祝
萬壽并面陳一切恭聆
聖訓則依戀私忱得以稍申而封疆重寄亦知所自效

矣伏乞

聖主睿鑒

俞允施行臣謹

奏

今歲萬壽節朕不受禮地方事務雖少就緒正資料理卿之欲来見朕朕知發乎至誠非具套文之可比而朕亦實想卿凡諸外用大臣陛辭朕不忍别至於落淚者惟卿一人耳況我君臣年紀他日歡聚有日當權輕重

而爲之不必作兒女態可靜心治理地方今歲不必来

同日又

奏爲欽遵

聖諭事竊土府一案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摺

内荷蒙

硃批爲此一事朕不能釋懷萬不料其如此完結實非

人力朕惟以手加額心叩

蒼穹我

聖祖君父在天之靈賜佑耳此事豈不用張弓持矢所能
了者國家祥瑞之事卿之奇功也朕之慶喜筆難書
諭又奉
硃批岳鍾琪已奏從滇料理為便自然就近歸滇為是
題到有旨卿只管奉此旨籌畫料理欽此臣伏念烏
蒙鎮雄兩土府擾害邊疆為患三省數千百年来
稔惡已久今仰賴
聖天子大知大孝誠無不動感而遂通邀

蒼穹之鑒愜

聖祖之靈使兩土府聞風授首漢土騰懽計滇黔進兵之期在上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而得烏蒙土府在是月二十九日祿萬鍾等之投川員在正月初七日得鎮雄土府在正月十四日隴慶侯等之歸川營在正月十七日兩旬之内二酋同歸實非人力所能為臣何敢冒功所惜漢奸惡目人等惡貫已盈自絕於天不能見幾於早既已蹈苗民逆命之罪

豈能免防風後至之誅故雖獻土歸印難贖前愆若不將兩地漢姦惡目人等盡法懲治并土府等移置内地絶其根株則雖改土歸流而餘風未殄終貽後患至於改流之後據臣愚見東川烏雄三府應總設一鎮以資控制東川現有一營鎮雄應添設一營以資聲援烏蒙仍設知府一員曾甸地方添設一縣鎮雄府應改設一州歸併烏蒙府屬其安鎮設營所需官兵糧餉臣現在籌畫抽減那

湊亦所增無多統俟奉
旨到日一一詳議具疏
題請臣務當盡力料理俾得一勞永逸以仰紓
聖慮除將兩土府底定之情由另疏報明外謹具奏
聞臣謹
奏
籌畫甚是妥協今滇黔數處改土歸流新定苗夷正資
彈壓烏蒙鎮雄等處擴地甚廣應添兵處不可惜此小

費當謀一勞永逸萬不可將就從事俟歸化日久一切如內地一般時再議減撤未為不可當知朕意料理可也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四川永寧協副將張瑛三摺荷蒙

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係張瑛條奏之三摺朕觀此人愚俗蠢夫但向

日聲名甚好亦不可以人廢言爾等現今整理烏蒙之事或有可採處發來卿看岳鍾琪亦照樣發去矣有可採處取用若無用之論不必逐欵回奏欽此臣謹據愚見敬陳大畧

一各營盔甲宜亟補造一條臣查營伍器械除盔甲外火鎗刀箭尤為緊要旗幟帳房鑼鍋等項皆當齊備邊方承平日久一切廢弛軍裝不整誠如該將所慮但據稱餉乾既不敢扣公費又

無贏餘欲請補造束手無策等語臣查標營公費原可騰那倒斃馬價亦有餘剩若提鎮不受禮節將弁不肆侵分補造軍裝無不足用如必請動正項或又尋别項恐幹將百出後且難繼況一切軍器原取堅鋭並以壯觀近見所造盔甲鎗刀等件多不堪用有名無實將欲誰欺應如該將所請

如通諭不如朕隨便而諭於事得實益

敕諭總督提鎮設法努力補造完整以儆廢弛者也

一已歸流之土民宜從

國制一條據稱歸流百姓仍聽土目管轄其椎髻裹氊之舊宜令剃頭改裝分設里長甲首令百姓輪流充當土目俱遷腹地等語臣自長寨之役凡各寨投誠前後剃頭者已數千人及烏蒙之役各土兵情願剃頭者又數千人率皆出自本心並非有所逼勒若強令遵依各不情願將恐猓宂苗與齊民無別轉恐為齊民害至於既

經歸流則把目伙頭之名自應改為里長甲首但必將土目俱遷腹地令百姓輪管夷民恐兩不相習轉難寧帖臣愚以為撫夷之法須以漢化夷以夷治夷即如土官類多殘刻而夷民畏服並無異志者此正可以轉移之一機但使流官大破因循茍且之習力存委曲開導之意則積久漸入知尊知親生殺惟命而形跡名目之間俱無庸置議矣

甚是

一永寧烏蒙宜酌量歸併一條臣查貴州永寧縣係威寧府屬為黔蜀交界之地兩省邊境所關當日設縣之意原以兩省聲息可通犬牙相制若以此縣歸川則直至畢節縣方有黔員勢必另立一縣與川接壤以清界限此不獨城池學校衙署倉庫皆須另建即防汛亦須另增似不若仍舊之為便也至於烏蒙土府亦不應歸併威寧臣恭候

好

聖旨無庸另議

一東川府宜及時振作以圖久遠一條查此條内

應行諸件臣已於東川事宜摺内詳細陳

覽

奏統俟烏蒙鎮雄會勘之後再通計合算逐一確議

分析條欵具疏請

旨

一烏蒙阿底搆怨土府萬鍾應留一摺臣看張瑛

此奏嚴於阿底恕於烏蒙請寛禄萬鍾不及劉

建隆等頗有私心未是公論前岳鍾琪委伊會審移咨到臣續准咨移復改委張玉送伊赴京引見料聞其議論知其無能為也查前烏蒙土官曾搶阿底土官之女從此結讐互相刦掠威寧不能禁阿底川省亦不能制烏蒙所謂排解二字正所以驅之鬭耳臣前過威寧酌調阿底土兵時祿在中等踴躍爭趨相率剃頭改裝者甚衆今烏

蒙既定誠恐在中等欲乘此復讐橫肆刦掠隨已通飭文武官員嚴行禁約諒皆遵依不敢妄動其歸流地方仍係土目收納提調之處自應改正但非止阿底一區亦須緩理其祿鼎坤係土府嫡派縱恣狡黠夷目憚畏實屬烏蒙渠魁欲謀土府亦屬實情臣悉此情節故先設法誘致以賊拏賊而烏蒙遂不能支此人終不可留以貽後患臣意欲俟設官安營一切事定然後

乘其有犯一併擒除諒同腐鼠亦必無所逃遁至於祿萬鍾童稚無知原不必律以重法而劉建隆主文三世一手把持惡目楊阿台白女迭等俱其黨羽一聽指使殘毒漢夷賄賂官司無公當之論朕亦覺此光景論岳鍾琪者已數次矣所不至若不將土府安插內地將惡類案提明刑即改土歸流猶難善後該將乃請將祿萬鍾革職暫留俾仍約束土人是誰貽禍害川貴姑息類多此意岳鍾琪自有定見決不為所搖惑

也伏候

聖裁

一黎州等處猓蠻一㮚臣查制伏猓蠻須用鵰擒之法前於長寨案内業經條議請

旨鎮臣趙儒如果能權宜自應任其調度免致掣肘以待成功至請將所稱先之以寛大禁約汎防官兵等不得希圖小利啓釁生隙庶猓蠻滋事無以藉口等語此實係邉省通獘治夷要務四省

原當如是者大吏皆當勤勤體察嚴飭屬員奉為樞機者也

以上各條謹據臣愚見分析覆

奏伏乞

聖主睿鑒其松潘城池商茶二條臣不深知情形未便

妄議合併聲明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爲覆

旨事竊候補通判程廷偉一摺荷蒙

頒發到臣捧誦

硃批此摺所奏或於地方事宜有益否發來卿看酌用

欽此臣按積穀一條據稱瑞州府所屬高安上高

新昌三縣地方褊小民鮮盖藏請於三邑常平倉

外近水鄉村各設社倉於庫內支銀三千兩買穀

存貯俟來歲夏初照時價每石減五分糶濟民食

所糴穀價除歸原項外計得贏餘若干該縣造册
報府並布政司轉申巡撫咨部存案其贏餘之銀
俟秋收添買穀石歲以為常如此不數年而倉有
餘穀庫無損𢫸倘行之果有裨益則凡產穀之處
皆可通行不僅瑞州一府等語臣查此法行之江
所論甚是
西等處米穀出產宽廣水路四通客販甚衆庫原
有餘𢫸農原有餘粟貴糴賤糶上下交濟用意本
善事屬可行但奉行不善於地方無益若通行他

省吏有勢不能者臣愚以為欲行此事在得其人在因其地在酌其時請敬陳大畧凡州縣官皆民父母現銀買米誰不樂從然官不親買必假於吏胥發銀之時層層剋減收米之時事事需索是民間之米賣之民間者恒得常價賣之官府者什僅得八九及夏初出糶官減五分吏胥不敢不減而重戥輕升百姓實不敢不依雖大張告示嚴切曉諭百姓亦唯有甘自隱忍敢於告吏胥者百無一

二本官方自以減價糶穀平斗便民殊不知百姓
受累已多甚至串通客商盡賣向外省本地米價
從此愈貴累民更甚此行之在得其人也各地產
穀多寡不同水陸遠近亦異若或限以定額各支
庫銀數千採買如常毋論如滇黔二省每州縣歲
額多不及千百兩民間亦並無多穀難以照行即
就江西一省論恐亦難一例臣前任江蘇深悉此
弊止可濟以權宜不可著為例額此行之在因其

地也至於時有豐歉歲無盡登今於夏初之間以所買之穀減價糶出據數報部秋成買補設歲一不熟即使價增於前亦復無穀可買而倉儲虧空恐干叅罰自必報荒求寛至來歲買補部議不允則官實受累部議若允則端不可開均有未便即半收半歉之歲穀不能賤而官必欲買補甚至勒賣而吏又狐假虎威四路搜括如同緝逋民間有穀不敢不賣然而饔飱不繼勢且無以自給此行

朕親政此數年看来凡諸治道惟在得人實實有治人無治法

之在酌其時也得其人因其地酌其時庶幾有益不然即存七糶三之例法良意美而或屬貟朦混上司因循將名為糶官米名為買官米實為不肖官吏掩飾虧空捏稱民欠之資此弊各省皆然雲南尤甚臣受事一年已知備細欲槩行糾条則一經革職十無一完臣以錢糧為重又不敢不稍有顧慮因嚴切開示仍佯為不知密屬司道等勒限清還除調順寧府韓鍾業經

題叅外現今完米者十有六七以銀抵米仍待買補者十有八九俱限於閏三月內完抵臣看此輩習染深重終難振拔擬於限滿日通叅請
旨一概解任勒限完補限內全完者酌量開復逾限不完者革職治罪庶於事有濟亦於法無損但雲南萬里銓官赴任動須半載臨時委署亦難得多人是
俟人到酌量舉行
懇祈
聖恩於記名賢員內府廳州縣預

命往干數員著臣按缺委署分別
是旨發來
題補則既無曠官自無廢事又不止積穀一項可以
清除可以調劑矣又墾荒一條據稱雲南麗江其
地向為極邊夷郡地土寒薄耕種惟宜雜糧而夷
民所食亦惟雜糧凡平曠之處儘可廣種其沿江
地方如九河石鼓巨甸塔城等處其地稍暖頗可
種稻等語臣惟墾荒之法係民生第一要務到處
皆然不獨麗江即以麗江論亦不獨九河石鼓巨

向塔城等處臣查麗江各里可開墾者以阿那灣為第一剌是壩為第二吴烈里為第三他如橋頭茨柯河西阿喜樹苗枆丁南山等處皆可開墾但麼些等夷不諳耕種兼苦地寒臣已飭麗江府元展成現在招墾并教以作糞撓灰之法目今漸有頭緒即推之他府他省荒田荒地所在皆有所以棄而不墾者總縁荒蕪田土非屬在邉隅即並無水道有田者不肯遠種無力者不能自種且拋荒

之地向原無業主一經開墾則羣起相爭甚至夥衆搶割結訟不休而地方官又並無條例可以約束可以鼓舞此荒田甚多而墾荒者甚少也在滇黔二省曠土尤多如黔之威寧地土較寒不種稻穀即雜糧亦少臣經歷其地查勘城南有海子地方若疏濬河道可開田數萬畝計費不過三千兩卿等急公為地方捐助雖是然非長計況力量亦有限臣回署後即札致撫臣何世璂現已捐銀一千兩或動正項或即將卿等所議題明如何鼓勵捐助方應臣再捐二千兩便可足用因威寧知府楊永斌現

可

在軍前協辦糧務尚未就理俟河工告竣亦用石灰暖土竟令種稻以視雜糧更為得濟如滇之東川田疇尤屬平衍有蔓河者海二處尤為沃壤臣已捐發三千兩先買水牛一百頭蓋房六百間招民開墾酌給牛種房屋復給以現銀為半年食米之費其自外州縣来者又給以盤費為搬運行李之資現今招集已有四百餘户續准管撫督臣楊名時亦捐三千兩司道以下各願捐輸約計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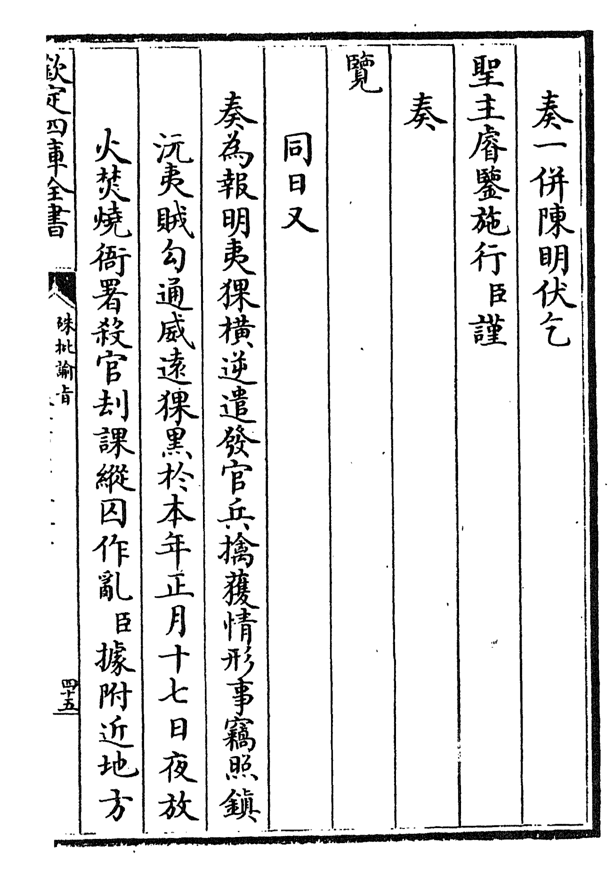
萬金二處開墾已可足用但兩省地廣力不能遍及若止出示招墾恐無力者終難應募臣擬懇祈

聖恩略示鼓勵酌開捐款庶邉地漸少荒田窮民皆有甚好具題來

薄産羣知力田之榮各為治生之計滇黔兩省永沭

聖澤於無旣矣除墾荒一件臣當再加詳議會疏題請

敕部議覆外謹緣覆好題到有旨



奏一併陳明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報明夷猓橫逆遣發官兵擒獲情形事竊照鎮
沅夷賊勾通威遠猓黑於本年正月十七日夜放
火焚燒衙署殺官劫課縱囚作亂臣據附近地方

文武官稟報即與提督臣郝玉麟各調遣官兵前
往勦擒并查起事情由去後一面檄行糧道撥運
附近倉米以濟軍食一面與管撫事督臣楊名時
聯銜
奏報在案據臨元鎮總兵官孫弘本元江協副將張
應宗新嶍營叅將曹登雲普威營叅將邱名揚景
蒙營叅將李登科臣標陞任遊擊楊國華元江府
知府遲維璽等陸續呈報帶領官兵土練前往鎮

沅賊人分佈把住要隘意在拒敵據新府住民并差去打探之人回禀係鎮沅黍革土府刀瀚族舍目把衙蠹人等或稱署府劉洪度編糧苛刻或稱洪度家人勒索銀錢威逼寨民致姦民同謀不軌其為首者係刀西明等糾合猓黑共千餘人放火刦殺等語當即揭示各村寨許附和夷民將主謀造意之人擒拏首報准免其罪並遣撥弁兵將威遠普洱者樂一帶凡通鎮沅隘口嚴加堵截毋令

越界兎脫屢次招諭投誠乃各賊自知謀叛已成又勾引隣境脅令同謀而威遠頭人刀國相等不肯從逆回書拒絶到營出首各賊益加猖獗巡至營盤山後見林中箐下有賊四五百人各帶器械在彼埋伏即發弁兵前往邀堵賊竟鳴角放礮吶喊来迎我兵放鎗打死賊黨三人賊衆始退拏獲逆目袁正綱等把總洪朝望等行至傻里山有賊千餘人拒敵及被兵截散當晚復来劫營活拏叛

賊余老二供同夥夷人有五百窩泥有四百倮黑有三百大頭倮玀有二百擺夷有四百領頭是土官的老兄弟刀應才圈玀的周倮玀黃莊的張把司我們山背後的倮玀原說到鎮沅再齊些人還要打者樂出景東去等語各將查訪既確議以元江協副將張應宗帶領官兵由他郎界牌中路直衝其前新嶍營官兵由哀牢者樂横搗其左景蒙營官兵出景谷至抱母徑斷其後普威營官兵於

威遠各井分禦其右訂期於二月十四日會同進兵直抵舊府衆賊各皆逃散惟革職土府刀瀚之子刀輔宸帶領夷目刀沛等十數人迎接隨入土府十五日據刀沛等帶領刀西明刀西進齎部頒府印一顆来行營投獻提標遊擊曹士貴帶領兵丁往禦猛統圈帖要隘路獲二人搜出王吏目鈐記一顆關防一顆隨將府印交署鎮沅府事師宗州知州章元佐赴任受事將要犯刀西侯等各設

法拏獲有頭人刀波韋陶小保自首獻出鹽課銀二封起出賊人皮甲二身皮盔一頂官兵鳥鎗一桿鹽課銀七十兩賊人收銀簿一本分出刀鎗單一紙把隘議單二紙查閱賊簿所搶鹽課共重一百三十五斤刲去發散各賊數目開載甚明又按簿搜追於二十九日差把總吳起鵬等拏獲户猛寨夥賊陶小五等共搜出課銀八百五十七兩四錢左插刀九把盔甲器械鹽課帳簿俱交署府收

貯鹽井大使沈大倫王廷伯等各皆回井查點鹽
斤漸次搜獲俟另冊清報先後投誠各夷民俱各
安插在逃各賊現在分兵追捕等情各到臣臣查
雲南魯魁山接壤哀牢向住各種猓賊拾出楊方
普李四姓賊目授以土職安插於元江新平地方
管轄猓夷日久弊生其子弟宗族倚土職之勢壓
制猓夷反為討保頭錢之樁主各占地方搶殺相
尋官兵進勦遁入威遠土州及普洱等處莫能追

捕先經前督臣高其倬拏獲索保之馬德即行處死至雍正元年猓賊大頭目方景明普有才等率衆作亂當經發兵勦擒處決發落尚有普有才脫逃未獲附和之猓夷亦未盡勦滅雖設立普威營官兵控制又將威遠土州改土歸流而夷性狡悍野賊之患仍未能消弭臣於上年二月到任後體察夷情檢閱舊案隨經宣布

皇上德威再四推誠開導不意野賊白得愍不畏死猶

敢糾衆行刦楊文魁等家并殺死開礟者八人俱經報叅疎防職名在案臣咨令新平文武調遣兵練查拏白得等先則逃避深山繼則執械拒捕致被兵練放鎗打倒梟取首級拏獲窩主李毓芳并白得之夥盜現禁省城審招臣赴黔之後又兩次據報威遠猓賊放火殺人是以臣又令署鎮沅府事威遠同知劉洪度查拏已獲猓黑五名又殺死一名故猓黑之銜恨洪度者由此也又按板抱母

二井從前為野賊及土官土棍所踞不但無分釐歸公蕪之野賊騷擾商販不前嗣經前督臣高其倬驅逐甃頓商販疏通一年出鹽四百餘萬斤獲息二萬餘兩以充兵餉普洱一帶又報出土井數處向亦野賊阻撓擅自取利繼被清查歸公劉洪度補授威遠同知剔釐鹽弊嚴禁土棍把持需索故土目人等又不無銜怨至於鎮沅一府前未設有流官土府刀瀚恃職肆橫凌虐夷民濫行科派

擅責卅兵奪有夫之婦占期親之妹種種不法所
以臣密委楊國華同劉洪度拏解赴省特疏糾叅
請
旨革職發審即委劉洪度往署府事改土歸流洪度查
田編賦戓立法過嚴而刀瀚之族舍土目冀圖報
復遂借此惑衆威逼寨民勾結猓黑公然蠢動今
雖倡亂要犯已獲者共五十人未獲者止刀如珍
陶正紀等數人招回夷民已三千餘户但臨元鎮

轄一帶地方各種猓賊不法已久若不趂此擒勦
除碁安良邊境終難寧帖臣現在嚴檄各領兵官
務擣巢穴以盡根株毋得仍存姑息更貽後患現
獲各犯與續獲者令解赴省聽臣與管撫事督臣
楊名時親加審訊如係主謀巨惡即行正法逼脅
附從者分別發落安插除現另疏報明其一切善
後事宜并調遣過官兵用過糧餉以及被賊傷死
兵丁數目俟查議會

題造冊送部外所有夷猓橫逆遣發官兵擒獲情形

合先摺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此一事未免當日料理不曾徹底之所致朕前諭凡改

流之處更當留意者正恐有此等復作之虞今經此一

事乃轉禍為祥便地方儆貪亦自知檢束孰肯捨性命

而為非也今既就緒朕轉喜此事之發露也但傷如許人命未免惻然於懷然亦其自取無奈之舉也題到有

旨

十二日巳刻臣繕摺畢正在封固拜齎間適提標遊擊曹士貴楚雄鎮標守備施善元禀到據稱本月初四日在平寨地方拏獲賊首刀如珍並妻女男婦共九口已解赴臨元總兵官孫弘本行營查刀如珍與葉在阜刀西明刀廷貴等俱係首惡中

之首惡業俱經拏獲餘賊諒無所逃遁合併奏

聞臣謹再

奏

首惡盡獲可快之事當審明嚴懲者

雍正五年閏三月二十六日雲貴總督臣鄂爾泰

謹

奏為恭謝

聖恩并陳愚悃事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五日臣家奴蒙

恩賞給驛馬賫回

御賜臣火鐮包一箇茶糕二匣松糕二匣瓜果乾一匣

到滇臣隨郊迎至署恭設香案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訖至本月十九日臣賫摺千總裴弘道蒙

恩召見賞給驛馬銀兩賫回

賜臣

御用寶硯一盒隨復郊迎至署望

闕叩頭謝

恩祗領外細詢該弁備悉

聖躬和暢精神倍常懽忭之餘彌深瞻切敬諷前後

硃批恍如身侍

殿庭跪領

覽御奏謝知道了

慈訓時也前閱邸鈔知長寨仲苗一案欽奉

聖旨著將臣等從優議敘念臣職任封疆責在寧謐但

地方有事即臣罪無辭蠢茲仲苗既不能弭患於

未萌復不能懲咒於既發勞師費餉需日就擒此
復何功應邀議敘若竟冒膺
賞罰二字非朕可私者亦非卿等可得冒膺者題到朕
殊恩何以風示羣屬緣未准部文行知不敢具本謹抒
下情先懇
自有旨
慈鑒再接家信知臣胞弟鄂禮於三月十四日以理藩
鄂禮前朕未審其人罣誤降調時朕亦忘記名字昨補
院員外郎缺引
用時見其人甚可取卿之祖父必有積德處若無可取
見面奏
或蹈愆尤朕再無因卿之親戚而瞻顧姑容也
上諭著吏部以戶刑兩部郎中缺出補用念臣一門受

恩至渥至厚想如何圖報即是浮念惟有各矢初心各

加意教導他仰這弟何如朕觀似在鄂爾奇之上

勤職事以自免悖負已耳謹此繕摺恭謝

聖恩敬陳愚悃伏乞

聖主睿鑒

俞允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據實陳明仰祈
聖鑒事雍正五年閏三月初五日齎到臣
奏烏蒙一摺欽奉
硃批所奏知道了禄萬鍾已投到川省岳鍾琪即奏聞
欲問罪正法改土歸流朕已批諭審明定案一面奏
聞一面解送與卿明白雲貴未了案件後方可定擬
連奏有二摺待回繳時將朕批諭隨便發來卿可密
覼便知朕辦事之道理矣此事在岳鍾琪略務巧些些

彼意以涼山覓山之事不就烏蒙未能輕了見卿調撥神速似少有怪意但皆存為國效力之心即便爭功亦屬快事朕亦欣悅嘉之耳內外大臣但患不爭功也戲筆欽此又於本月十九日齎到臣

奏摺內烏蒙鎮雄一摺復欽奉

硃批烏蒙鎮雄一奏摺留中此事岳鍾琪少務巧些朕不甚取此事俟題到自另有旨如川員畏難隱諱之處當移知岳鍾琪不可回護哈元生前取仲苗赫赫

有名今烏蒙所效之力實出格外具疏時可一一申明若有副將缺或參將缺當引旨題用此番進取烏蒙官弁俱甚屬可嘉題到朕自加恩議叙祿鼎坤不料如此改面革心非但贖罪兼當論功可著實設法安插令出望外以勸將来事雖就緒善後務要得人卿詳細慎重籌畫可也聞楊國華人亦甚去得未知果否欽此 臣跪誦之下仰見我

聖主用人辦事順應曲成執中行權一歸時措讀至即

便爭功亦欣悦嘉之句不勝感切讀至内外大臣但患不爭功句不禁汗下及讀至戢筆二字不禁心折神悚繼以起舞實不能窺測

高深若正為臣更進一解也竊兩土府之役岳鍾琪難總之天下之理一公則無事而非是一私則無往而非不是所以根本學問常人之所難知難能者於烏蒙鎮雄未暇及慎重緩圖是其本意臣以預籌數月親見情形不敢坐失事機遂爾進取雖事迥不侔然心應無二而岳鍾琪初聞禄鼎坤業已歸滇禄萬鍾母子又將投獻惑於浮言遂有調兵

贖罪之牌檄既而烏蒙已獲鎮雄隨破雲貴官兵分駐土府出示安民大局粗定而川員猶斂息潛踪坐觀成敗迨至白女迭等擁兵拒敵哈元生等連攻險隘直搗巢穴軍前文武皆知兩土府奔川的信而張玉王剛等始進駐鎮雄龍有印等始請

此事岳鍾琪亦為之代辯然朕已了了胸中矣

守大關臣經將川員情狀備細移知岳鍾琪亦以為不可解已經申飭見覆前聞岳鍾琪將親至敘府臣即飛札郵遞謂何日抵敘祈即示知當親赴

交界以圖會晤并面商一切而岳鍾琪並未覆知
岳鍾琪或錯解朕文咨往來將來必有兩不便之旨因
可否徑回成都凡此舉動多有閡礙其餘瑣屑不
有此不覆亦未可知但朕尚見不的確
敢瀆陳但念兩府既定之現議改流善後之謀所關
只管自己獨任料理鄉等皆朕倚任之人會商獨辦皆
甚巨實有不敢瞻顧不容緘默者臣前委總兵官
可相事之緩急而為之
劉起元永昌道賈擴基會審各案早已抵永寧茲
據呈稟川省仍委副將張瑛同李世倬會審據張
此何言撒衆犯到滇鄉酌量應究者根究是
瑛面言止審叅案六件餘俱不必根究將來以鎮
雄屬川烏蒙屬滇烏蒙所屬之大關並一帶仍割

歸川省（争奈朕非此意何）岳公亦是此意等語臣前接岳鍾琪來札原主此議竊查烏鎮兩府脣齒相依鎮雄漢多夷少田地成熟民能活計烏蒙所屬止大關坣等處夷知耕種猶易約束獨土府附近地方從不務農惟以劫擄為事所需鹽米皆取資於鎮雄及大關坣等處今若將兩府各屬又將一府中分將來呼應不靈寃難調劑又不如仍歸川省畫一料理之為便業經切囑委員秉公審議并將此意札復岳

鍾琪傾妥酌覆知臣務當詳細慎重斷不敢少有此奉朕意而行應如是者

將就也至於臣身受

殊恩無有倫比服膺惟誠惟敬之

旨時凛

上蒼鑒察四字凡於封疆要務惟知一遵

訓示竭力盡心能與不能俱不遑計不但無有功不但不

敢爭功即或存一不立功之心已是負我

慈父天良難昧人事何尤岳鍾琪即恠臣臣固應自愧在伊亦未必恠在卿有何可

愧卿只可盡卿之心岳鍾琪只可盡伊之心少存私意
自反也除哈元生等效力處另摺覆
者不能逃朕之覺照卿之赤忠
奏外謹將始末大要據實陳明伏乞
上蒼自然洞鑒而卿誠之一字實內外大臣所難能者勉
聖主睿鑒謹
之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覆

奏事竊烏蒙之役臣前赴黔省咨調官兵見威寧鎮

標中軍遊擊哈元生人材雄壯技藝純熟詢以軍機頗具膽畧　臣將赴東川遂委令總統進取烏蒙并給以馬匹紬緞以示鼓勵哈元生以舍副將叅將獨奉委用奮激異常及至路過險隘賊衆拒敵哈元生率領候補守備熊權等身冒矢石連破險關羣兇喪膽兩府潛奔此番效力實屬首功荷蒙
硃諭若有副將缺或叅將缺當引旨題用仰見
聖主奬勵軍官之至意　臣敬當凛遵查貴州定廣協副

將員缺緊要非材不稱雲南尋霑營叅將蘇大有隨總兵張耀祖久駐軍前甫經回汛臣看得漢仗精悍辦事直爽諭勦諭撫頗識機宜兩省叅將無出其右者懇請

聖恩將蘇大有陞補定廣協副將其尋霑營叅將員缺即以哈元生陞補俾臣得就近開導進以詳慎將來大可成就至於前取仲苗首當論功者係貴陽營遊擊官祿臣業經保

甚好

此摺因有祿鼎坤之論未便發部可具題來

題請補長寨營叅將土目祿鼎坤現雖改面終難革

祿鼎坤如不能革心伊母子或仍安插烏蒙或調內地

心但既經誘致應且羈縻臣擬於事定後請

加以殊恩處卿詳悉再議奏聞

旨加賜官銜厚給田土令出望外將伊母子仍安插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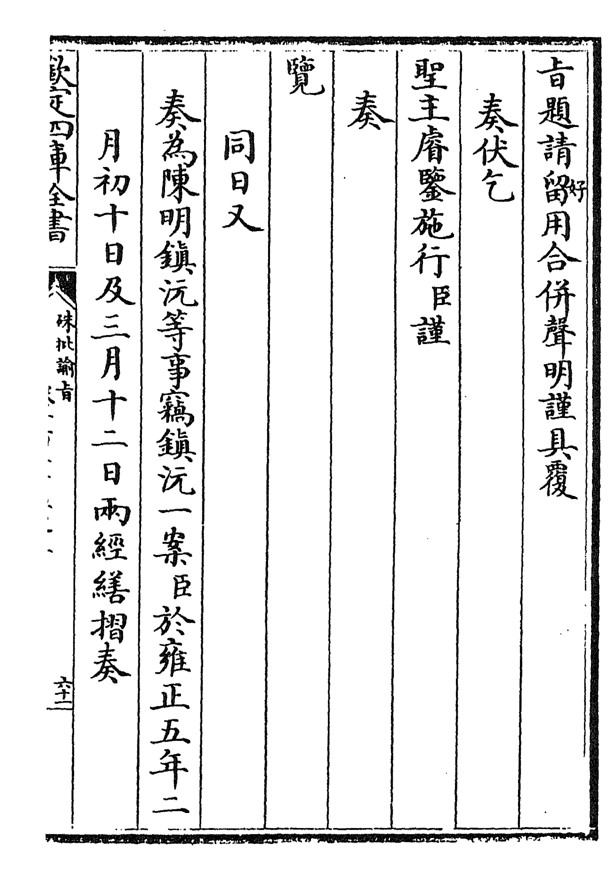
蒙著伊在臣標行走漸次化導以勉將來至於齊

揖千總裴弘道雖漢仗平常弓馬僅可然人甚明

是白差使勤謹守備猶堪供職且以邊省末弁得覲

天顏更蒙

賞賜即伊福分俟年滿咨部時臣當遵



旨題請留用合併聲明謹具覆好

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陳明鎮沅等事竊鎮沅一案臣於雍正五年二

月初十日及三月十二日兩經繕摺奏

聞并具疏

題報在案今於閏三月十九日齎摺千總回滇敬啓

摺扣荷蒙

硃批據理而論激復二種情由皆有朕前有旨著嚴苗

猓黎夷之處分岳鍾琪奏摺内已兩次批諭改土歸

流固係美事然必委用得人不令野愚小民有避溺

投火之想方保永安長治如謂兵威震慴之時視如

禽獸任意淩虐苛求若令一思故主所關甚鉅等語

矣觀此劉洪度必有自取死之道但傷及許多兵民
朕心深為惻然當此振作之初必酌中料理疎而不
漏方好全頼卿措置得宜料卿自無過不及之慮也
題到自有旨欽此　臣跪誦再四仰見我
聖主明並日月無遠不燭無微不照嚴處分則事後知
警慎改流則幾先預籌委用得人乃圖治之本計
免思故主實撫夷之要機不令避溺投火此仁暴
所由分期於疎而不漏則知仁之兼用本惻然之

心布振作之化措置得宜無過不及歸於一中大哉

王言非大智時中孰能幾此臣雖至愚敢不銘心鏤骨字字身體伏查邊方夷猓刦殺為生縱則嘯聚擒則遁藏本無能為實不易治（二句該之矣）而大小文武官弁或瞻顧考成或託言寬大弱者不能治強者啖之闇者不能撫明者棄之故每殺人刦寨匿不報聞或誘致二三人捏報了事以致漢姦土霸從中唆使（最可惡者此輩也）

謂官軍伎倆如此莫可誰何事變不過招安事定依然安插益肆猖狂明相勾結此頑梗之來由也臨安鎮屬之鎮沅威遠元江新平普洱茶山等處猓黑苦葱擺夷窩泥大頭猓玀之類夷種不一出沒哀牢魯魁之間為害地方尤非一日雖經高其

此一事即可為諸臣流之戒

倬楊天縱等大加懲治較前稍戢然而招出楊方普李四賊授以土職計圖以賊制賊殊不知始猶潛踪外地近則流布內境諸兇之餘孽未盡四姓

之黨羽日蕃既不能禁其來復誰能驅之去且威
遠土州刀光煥等既經改流反居省會夷人情戀
善後事宜原未詳慎朕前已曾切諭及至高其倬李衛
故主消息時通往來不絕四方雜處之區何從稽
來皆言措置妥當所以朕未諭鄂爾泰到任未辦之事已
察臣每念及此輒中夜坐起竊有殷憂故情可從
料理無暇即於辦成之事略後步朕自諒之雖然臣有
寬不妨給還原土事應執法必須流徙他方擬
此一事實可為諸事敬慎之法則但可惜劉洪度一負
於審結土司各案後具疏
好官昨楊名時亦甚惜此人鄉可將伊好處入題朕自
加恩
題請將刀光煥高德厚刀瀚安於蕃等及從前監禁
各土目等盡遷置內省除雲貴川粵湖南五省外

餘省皆可安插此地方之情勢也劉洪度本任威甚是
遠署事鎮沅努力急公頗稱廉幹緣野賊猓黑殺
刦一案劉洪度親率兵練四處擒捕已獲五人又
因鎮沅土目土役舊有百餘人皆白占夷民田地
既令納課復令上租劉洪度欲撤還夷民各令輸
賦土目等屢求不允從此銜恨及至歲底見劉洪
度由威遠解鹽課回署欲於開印後解交司庫隨
捏造浮言煽惑夷衆謂知府要將民田盡數入官

有願領種者每一石種田先交價銀二十四兩定限於開印日完納當堂親收違者重處由是勾通衙役結連猓賊遂於正月十七日夜劉洪度被害臣等容加查訪並無激變情事茲解犯來省嚴訊確供刀如珍葉在皋等俱直認不諱竊念劉洪度或過於嚴切更怨於防閑幾事不密則害成即其自取死之道今雖首惡羣兇盡已擒獲現在審擬分別正法鎮沅業已平定而猓黑夥賊猶須多擒

若如此情理皆屬可憫可惜但據事而言未免忠而欠謀既如此做若衆人銜恨而不覺愚也若覺而不防庸也若防而力不能勝又未稟詳上司乃不自度量也朕前諭必有自取此非自取而何卿論與朕意同

以安良懦臣更差持令箭嚴督官軍務盡根株毋

貽後患料四月內俱可完結此逆案之始末也至

於臣自到任至今威遠新平一帶刦擄時聞原未

寧帖如張義登馬亦鳳等窮兇極惡設法擒拏立

經杖斃數年舊案完結者亦數件其餘命盜不能

結者尚多所以未經奏

聞者非敢隱諱實不自揣欲將一切惡類盡皆剪除一

切案件盡皆清楚使野夷知法畏威惟命是聽然

後示以寛仁結以恩惠以圖永遠再逹
聖聽無奈智短才疎猝難就緒籌畫不周防維不容致
該管地方仍有鎮沅一事惶愧伏地罪無所辭即前諭已備
聖恩寛宥臣實難以自處惟當盡心措置勉希得宜以
期仰紓
聖慮已耳鎮威夷民現已復業無悞耕種鹽課現追獲
四千二百餘兩所少無多可以彌補其府廳縣缺
臣已會商保

題請以嵩明州知州佟世蔭補授鎮沅知府以師宗州知州章元佐補授威遠同知以候補舉人宮爾勸補授者樂甸新設知縣合併聲明謹具摺具題未奏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欽奉

上諭事竊臣於雍正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摺

奏廣西泗城土府等事荷蒙

硃批已諭韓良輔矣欽此雍正五年三月初十日韓良

輔專札到臣内稱茲奉

上諭為黔粵邊境計安全之策不識何日始得粵境懇

賜確期并將来應作何措施之處預為指示等語

臣隨以現在兩省大員駐劄交界處會審乘此取

泗城各案卷一併發審檄調土府等質訊可以相

機行事但泗城一切形勢不能深悉望詳細示知

并訂期適中之地約定何時當就教以圖面商等

語覆札去後續於閏三月初五日接奉臣正月二

十五日議覆安籠鎮臣蔡成貴條奏摺内

硃批前御奏泗城土府一事請朕密諭廣西預備之摺

朕便録與韓良輔諭令準備伊回奏許多識見淺鄙

之閒論二年韓良輔亦曾奏過此事今奏與前意不

符或其間有賄求之弊朕稍疑焉伊奏欲親至滇省
與卿面商朕已有旨命李紱同韓良輔前來卿等可
將三省交界一切事宜講明齊心料理方於地方有
益若事不畫一恐難措辦並有旨若有用兵處粤省
撫提鎮命卿節制矣卿可悉心籌畫俟伊二人到來
將此定界一事一併合議具奏欽此臣隨於初七日
當令伊等就滇來卿既赴黔亦
專差札致韓良輔相約於貴州安籠鎮適中地方
可但現在許多大事要料理朕恐少有稽遲處
面議并先以大意相商畧云兵乃凶器不得已而

用之古有成訓豈可少有孟浪但先事預防却不可不熟計據愚見乘此查界會審諸件即明委泗城土府及該同知并田州土知州令同隨辦理諸務與田州同来則泗城不疑若泗城疑不肯来即是違抗勒兵擒治名正言順且田州雖係岑姓彼此不相能此中或正有機要等語去後至本月十二日准到部文欽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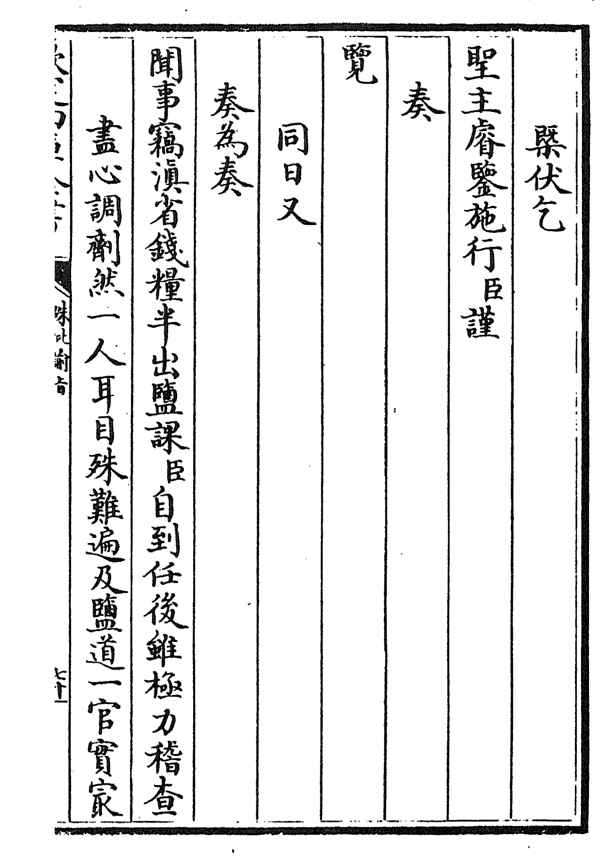
上諭著粵撫臣韓良輔来滇與臣面議并著前撫臣李

韓良輔亦奏聞但他只帶三四十人來少輕忽此綫同來若泗城土司怙惡不悛有應行用兵懲治之處著交與臣調度廣西巡撫提督總兵官俱聽臣節制欽此欽遵行知等因臣祗承之下仰窺
聖主寧謐邊方愛養夷民之至意不勝惶悚恐難負荷一俟韓良輔咨覆到日臣即前赴貴州安籠駐劄預先料理交界事宜俟同面商務當實力虛心熟籌妥議斷不敢稍有瞻顧亦不敢稍執意見也查泗城地方雖無甚險隘然綿亘三省素稱遼濶土

府岑映宸狂妄虐民挟勢滋擾不獨鄰境受害即
所屬夷猓無不怨恨切齒臣前於赴黔之便已面
交各界附近幹員并札屬安籠鎮臣蔡成貴各令
訪查密報今已知其大畧據臣度料若調離巢穴
實無能為倘潛匿負固亦不易治今伊現駐邊界
越境拏人又經貴州署永寧州事蔡維申通詳臣
已檄行前委兩省道員傳土府與該署州質訊示
以至公并密札蔡成貴勿失機會更諭黔員暗差

幹役潛入土境將陋額苛派將来一槩減免出民湯火等語四處散布如此計得行則事不勞而定此事未必能如此完結倘必須用兵查粤西附近黔邉等汛兵力單弱不敷調遣惟田州土司岑應祺奉公守法且曾保薦旌賞堪令帶領土兵前導臣酌派官兵即委蔡成貴總統擒治雖稍需時日仰賴

天威或亦不難就緒也總俟韓良輔等到日臣看其議論量其力智再斟酌畫一慎重料理先此摺陳大是已經朕嚴諭料非先前肚腸矣



槩伏乞

聖主睿鑒施行臣謹

奏

覽

同日又

奏為奏

聞事竊滇省錢糧半出鹽課臣自到任後雖極力稽查

盡心調劑然一人耳目殊難遍及鹽道一官實家

闗繫要荷蒙

聖恩將湖廣糧道劉業長調補該道於去年十月任事迄今已逾半載臣不時接見將一切利弊情形反覆商論劉業長俱能領會俱能料理為人直爽辦事精細並無瞻顧亦無刻薄據臣愚見不但楊馝不如較李衛似更覺詳慎現在鹽課一事臣可以放心可以省力不勝忻幸附摺奏

聞臣謹

奏

欣悅覽之此人李衛所薦朕未料其能如此

同日又

奏為報明廠務情形事竊照滇省各廠臣自到任後調劑稽查已逾一載近来略有頭緒漸次興旺查雍正三年各銀廠缺額銀共一萬三千五百餘兩零今核算雍正四年分各銀廠應完額課銀六萬六千四百餘兩零內據報收過課銀六萬一千四

百餘兩較之雍正三年分少缺額銀八千四百九十餘兩又查各銅廠雍正三年分報獲餘息銀一萬七千九百六十兩零今核算雍正四年分除完額課銀九千六百二十五兩零外報獲餘息銀四萬七千兩零較之雍正三年分多獲息銀二萬九千餘兩　臣約計各廠將来額課必不虧短餘息或猶可增益再查新歸滇屬之東川府有湯丹普毛二廠出銅頗旺川省舊曾開採臣經委知府黄士

傑管理并發銀接濟兹據呈報湯丹廠自去年九月初九日起至今年二月終止除工本食用外辦獲淨息銀五千三百四十餘兩其普毛廠離府遼遠油米馱脚俱貴自去年十一月起至年終止合計辦獲銀銅雖已報息五百餘兩尚未至大效現在督令該府竭力調劑此外府屬地方仍有銀銅廠二三處亦現令採試約算每年廠息即以充東川營兵餉或可以敷用除滇省舊廠應聽撫臣屆

期

奏銷東川新廠俟陸續報部外所有廠務情形合先

繕摺奏

聞臣謹

奏

卿料理自然妥協者

硃批諭旨卷一百二十五之三